

李彌的戰功

馬志賢

從榮譽師到第八軍

李彌字炳仁，雲南騰衝縣人，生於一九〇二年（民國十年前），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。在他們同期同學中，他的年齡較大，其他如胡璉、高魁元等均為民國前四、五年生。

李彌早期在四川部隊服務。二十九年抗日（陽）宜（陽）戰役後，因功升任榮譽第一師師長。該師成員全由對日作戰負傷治愈之官兵組成，故稱「榮譽師」。官兵作戰經驗豐富，戰力較強。這種榮譽師，全國只有兩個，另一稱榮譽第二師，師長為戴戡。日本投降後，我國曾應盟軍統帥麥克阿瑟之請，預備派一個師赴日擔任佔領軍，當時就計劃派遣榮譽第二師。後因蘇俄亦要求派遣佔領軍，而美國則不願蘇軍赴日，但如讓中國派佔領軍就無法拒絕蘇俄，故又洽請我國免派。我國亦願慮赴日佔領軍之待遇、服裝不能比美軍差，負擔較重而作罷。榮譽師曾在蘇北參加剿共戰事，三十五年夏，國軍整編時，編入李天震之一百軍。

民國三十三年，第八軍編入遠征軍，李彌時任副軍長，奉命率部渡過怒江，配合盟軍作戰，攻克龍陵，擊潰日軍第五十六師團主力，打通中印公路。李彌聲名鵲起，頭角嶄露，升第八軍軍長。

民國三十四年七月，第八軍又編入盟軍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部戰鬥序列，並已完成換裝美械裝備。同月奉命由雲南出發，經貴州、廣西赴廣東，參加定名「阿爾法拉」計劃之反攻廣州作戰。行軍途中，日本投降，奉命繼續前進，由九龍乘美國軍艦北運，在青島登陸。

民國三十五年二月，因共軍不遵守停戰令，在山東到處攻城略地，破壞和平。魯東要地濰縣受到威脅。李彌部奉命由青島西進，駐防濰縣。同年七月，奉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命，指揮所部，及由戴笠之別動軍改編成的鐵路交通警察總隊，與山東第八行政區專員龍天佐之保安部隊（約二萬人），配合駐青島之五十四軍，與從濟南東進，由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夏楚中指揮的七十三、九十六兩個軍打通膠濟鐵路。十月與闕漢儒、夏楚中二部會師，膠濟鐵路全部打通。繼收復益都、臨淄、昌邑、安邱、廣饒、壽光、高密等縣。第八軍歸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夏楚中指揮，軍部駐濰縣。

這時，膠濟鐵路沿線，並無共軍的野戰部隊，只有屬於渤海、魯東軍區的地區性部隊二、三個師。故無大規模戰鬥，第八軍的戰力也無機會展現。

濰縣居膠濟鐵路之中，公路四通八達，並有小型飛機場，交通便利，為山東富庶地區之一。

濰縣很特別，有東西二城，中隔白狼河，由大石橋溝通。詩、書、畫三絕之鄭板橋曾當過濰縣知事，適逢荒年，居民逃亡他鄉求食，未逃者，有易子而食之悲劇發生。鄭板橋曾有長詩：「山東遇荒年，牛馬先受殃，人食十之三，畜食何可量，殺畜食其肉，畜盡人也亡，……」

擅於治軍更得民心

李彌機智英勇，處事作戰，所有作為，常出人意料。不但擅於治事，亦會招攬民心。第八軍駐防濰縣地區一年半的時間內，曾因吐絲口等戰役之影響，屢有進退。他指示他的部隊撤退時，必須通知居民，願隨軍撤退者，給予時間，讓居民先行，部隊在後掩護。不似有些部隊，以保密為由，不聲不響，於夜間悄悄撤走，置隨軍返鄉之居民於不顧。

當地人對李彌念念不忘者，是有幾次撤退途中，見逃難民衆，扶老攜幼，背負衣物，行動艱難，他令官兵全部下車步行，汽車讓給逃難民衆乘坐。因此他於徐蚌會戰國軍覆沒後，隻身由徐州北走濟南，再轉濰縣，得到民衆愛戴協助助冒全軍生命危險，掩藏安排他逃回青島。

李彌治軍紀律嚴明，其部屬如與民衆發生糾紛，絕不袒護。他認為老百姓那敢無故找軍人的麻煩，凡生事故，責任多在其部屬，一定秉公處

理。由於他這種觀念，其部眾絕不敢騷擾百姓，故軍民關係良好，深得民衆支持。

第八軍所到之處，居民都有一種信賴與親切感，一提到李彌與第八軍，無不肅然起敬。三十六年多，他們已移防煙臺、龍口地帶，濰縣人還常提到第八軍如何如何。筆者當時服役整編四十五師（九十六軍整編而成），繼第八軍駐防濰縣。四十五師大部份成員都是山東人，軍紀很好，但軍民關係就不如第八軍，信賴心更差。最近同一位濰縣人閑談，他還說：第八軍調走了，他認為濰縣不保險，遂赴青島，以後隨軍來臺。

摘奸發伏烤刑懲惡

第八軍紀律之森嚴無與倫比，除對擅自放棄陣地長縮不前者，概行就地正法外，還有一種獨特的「烤刑」：把犯人活活烤死，這是其他任何部隊所沒有的。這種刑法只限於懲罰漢奸、共諜及出賣情報的人。

民國三十五年冬，該軍駐防濰縣時，曾有一少校參謀，不知是共諜或是出賣情報，事後被判處「烤刑」。觸犯這種刑法的人極少，這種行刑的場面，當然也難得一見。爲使全軍提高警惕，故執行時，不但第八軍各單位推派代表觀刑，連臨時受他指揮的鐵路交通警察總隊及保安部隊，亦均奉命每連派代表二人，觀看行刑。

現在臺灣看過這種烤刑的人有劉鴻典、軒正魁兩位，他們當時服役鐵路交通警察第一總隊，奉派爲代表。據劉鴻典先生說：

烤刑是在濰縣城外一個大操場執行。操場中

間，用粗鐵條搭一架，類似單槓，但比單槓高而寬。架下堆置木炭二、三擔，事先點着，熊熊燃燒。另用較細鋼筋，橫豎交叉，用細鐵絲捆綁成擔架似的鐵排。將犯人連衣服用鐵絲捆到鐵排上，手脚都用鐵絲捆牢，使不能動彈。再以鐵絲兩根之四端繫住鐵排四角。然後把犯人掛到鐵架之一頭，與火堆尚有一點距離，還烤不到。犯人毫無聲息的任人擺佈，當然，他也看到木炭越燒火苗越高。其恐怖股栗之情，甚難以形容。

各部隊代表觀看行刑的人，全部圍坐四週，約二、三千人，肅靜無聲。

一切準備工作完成，監刑的軍法官宣讀犯人罪刑後，有兩人把捆綁犯人之鐵排，推滑到炭火堆上方，很快犯人就開始喊叫、扭動，越叫聲音越淒厲，其哀號嘶叫的聲音，使人肝膽俱裂，慘不忍聽。膽小心慈的人，有用手摀住耳朵者。

犯人號叫之中，他身上開始冒煙，一直叫口渴，但沒有人給他水喝，其號叫聲由大而小，漸漸停止，空氣中飄散着輕微的肉被烤焦的味道。烤多久才死，則未聽劉君說。劉君又說：「第八軍的人員說：『給犯人水喝，烤的時間會拖長，增加他痛苦的時間，等於害他。』」同時還說：「炭火旺與不旺、鐵排吊的高低，與犯人烤的時間都有關係。最好是火旺而低吊，犯人迅速被烤死，則受痛苦的時間較短。」

筆者現在每看到海鮮店烤活蝦、活蛤，就想到第八軍之烤刑，其烤肉炙筋，是何等痛楚。現在呼籲出賣及喜食烤活蝦、烤活蛤的人，放棄這種吃法。我們的皮膚碰到熱鐵，就痛徹肺腑。將

蝦、蛤比己身，痛楚何堪？既食其肉，何再忍心使其受慘酷無比的「烤刑」！況且活烤與死炒營養相同，味道亦相差無幾。而醫學家尚說：烤食易致癌。

收容游雜越打越衆

一般人只知道李彌部到山東後，先由軍改稱師，三十七年秋冬之際，再恢復軍番號。濟南戰役後，在徐州奉命擴編爲第十三兵團；而不明白其他部隊到山東，即使沒有全軍盡墨，也多是越打兵員越少，而李彌之第八軍則越打人員越多。

原因何在？民國三十五年一月，在濟南的第十一戰區副長官李延年，因屢次呈請將山東全部游擊部隊，改編成一百個保安團，國防部不准。於是遵令登報撤銷數目衆多而被稱爲「游離部隊」的番號，連個公文都沒有給他們。當時，筆者住濟南市區，對這種事不關己的事情，並未在意，只記得報紙像現在票據交換所刊登拒絕往來戶一樣，登了一大片番號，規定這些番號自某月某日撤銷，不得再使用，否則軍法從事。

同年四月，筆者調到新編第三十六師一〇八團，駐濟南北郊「魯豐紗廠」。這個紗廠範圍很大，是被名記者林白水罵爲腎臟總理的潘復所創辦。而林白水也因此一罵，被張（宗昌）大帥命其憲兵司令王奇「抓來槍斃」，死在北平。

我駐在魯豐紗廠時，與曾在游擊隊服務的人員談及游擊隊番號撤銷事。他們兔死狐悲而淒涼的說：「你不曉得，這件事影響多大。當時羣集在濟南四週的游擊隊，約有一、二十萬人，均以

爲抗戰勝利了，沒有功勞，也有苦勞，想獲得政府獎賞，甚或賦予一個好的番號，補充一些武器、彈藥，他們再去打八路，爲政府效命。誰知非但沒有得到獎賞，連原有的番號也被撤銷了。最後這些無所歸依的『孤兒』，連吃飯都成問題，他們悲憤得成連、成營的帶着破舊的槍，流着淚，都走了。」

現在還依稀記得，他們講話時那種同情而無奈的表情。那些游擊隊不久都消失了。不是被共軍消滅，就是被吸收，大多轉化成共軍的力量。

李彌時在濰縣，對無所依歸的所謂「游雜部隊」，多所照顧，資助他們糧彈，並把擄獲共軍的老舊式武器送給他們。後來這些部隊都樂意爲李彌收編，所以，他的兵員越打越多。李彌沒有把這些人編散，讓他們仍自成一個單位，先後成立了三個獨立團，最後合併成獨立旅。徐蚌會戰時，任第八軍軍長的周開成，就是這個獨立旅的旅長。第八軍轄榮譽第一師及一〇三、一六六等三個師。駐防濰縣時，收編游擊隊，又成立一個獨立旅。這是一個黑單位，國防部不承認的部隊，官兵係佔用該軍其他單位的名額。

第八軍所屬各師，均爲甲種師，一師編制約一萬三千人，軍部輜重團亦約五千人。全軍編制約四萬五千至五萬人之間。該軍雖曾一度改稱整編第八師，但編制人數並無大變動。李彌的同學柳元麟爲文說：他三十六冬，在龍口視察，整編第八師竟有三萬多人，超過編制三倍。此說很不正確。丁中江在「哭李彌將軍」文中說，李任十三兵團司令官時，只有二師經費，却有七個師。這也

是錯誤的說法，那時國家還沒有亂到這個程度。

南征北討七大戰役

民國三十七年十月，濟南戰役後，第八軍在徐州，奉命擴編爲第十三兵團，轄三個軍，其擴編情形如下：

- 一、榮譽第一師與獨立旅，合編爲第八軍。
- 二、一〇三師擴編爲第九軍，軍長由原師長黃淑升任。
- 三、一六六師擴編爲三十九軍，軍長由原師長王伯勳升任。

民國三十九年因船運上海較晚，未及到達徐州，津浦鐵路已斷，被阻於蚌埠以南，編入李延年之第六團。所以，李彌在徐蚌戰役時，只有二個軍，而這二個軍，還是由二個師與一個獨立旅擴編的。成立兵團爲時不久，人數增加有限，其戰力遠不如邱清泉、黃維兩個兵團。

李彌歷經北伐、剿共、抗戰、戡亂、反攻等戰役，不下數百次。但主要戰役約有七：

- 一、民國十九年，他在四川部隊任團長，以兩個營的兵力，打败共軍葉挺、賀龍約一萬多人。
- 二、民國二十九年抗日，賚（陽）宜（陽）戰役，因功升榮譽第一師師長。
- 三、民國三十三年，任第八軍副軍長，奉命率部渡過怒江，配合盟軍作戰。攻克松山，擊潰日軍五十六師團主力，打通中印公路，升第八軍軍長。
- 四、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下旬，死守臨朐，擊

潰陳毅主力，斃、傷陳毅部二萬餘人，造成臨朐大捷。

五、龍口戰役，榮譽第一師少數部隊，巧妙利用險峻地形，擊潰陳毅一個縱隊。

六、徐蚌會戰：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，國軍放棄徐州西走，李彌當時爲第十三兵團司令官。率第八、九兩軍，與邱清泉、孫元良兩兵團，同受杜聿明指揮，被困青龍集，苦戰月餘，全軍覆沒，李彌隻身遠奔青島。

七、反攻雲南戰役：民國四十年三月，李任雲南省主席兼滇緬邊區總指揮，率部經卡瓦區向雲南反攻，連克滄源、雙江、耿馬、緬寧、瀾滄等縣。惟因距臺灣太遠，補給不易，被迫撤回緬境。

臨朐一役貢獻最大

李彌所經之主要戰役，以臨朐戰役，對國家貢獻最大。陳毅於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下旬，指揮四個縱隊，在南麻圍攻整編第十一師胡璉部。李彌奉命率部由濰縣赴援，於越過臨朐時，陳毅圍攻胡部已七天，遭到重大傷亡。且另路援軍黃百韜、黃國樑、王淩雲等部將至，陳毅乃棄圍打援，企圖趁李彌部立脚未穩之際，予以圍殲。胡璉察覺陳毅奸計，電請國防部轉飭李彌注意。李彌退守臨朐城，陳毅跟踪掩至，激戰一週，陳毅又受重創，死傷二萬多人，而國軍解圍部隊又將至，陳毅主力被迫潰退黃河北岸，沂蒙山區全被國軍掌握。此役，李彌之某旅長曾親自投擲手榴彈，戰鬪之激烈可見。另其所部一位陳營長，防守城南一山頭，遭十倍以上敵人猛攻，傷亡過大，

支持不住，放棄陣地，被李彌就地正法。

臨胸一役，使李彌及第八軍名滿全國。蔣公親電嘉勉中有：「臨胸之捷，砥定魯局，吾弟功勳，及貴部光榮，乃與黨國同垂不朽」。

徐蚌會戰，放棄徐州前夕，杜聿明召開會議，研究徐州棄守問題。李彌主張留一個兵團守徐州，用三個兵團解黃維之圍，俾大軍可進可退。他認為放棄徐州是下策，不啻走往西方極樂世界。以後杜聿明大軍被困，李彌在青龍集，當戰圍行將結束時，他無限感慨的對部屬說：「目前我們果然已踏上走往西方極樂世界之途中，只不過還不知道老天爺何時才會派遣接引使者，來接引我們罷了。」李彌兵團在青龍集，經過二十多天激戰，加以糧彈不繼，陣地日漸縮小。十二月某天，有二個團陣地受攻，已呈不支。他除令孔志堅、楊京兩位團長死守外，並命張錫進團增援。當張團抵達時，陣地大部已被敵攻佔，他們向後撤退，陣地遂陷。李彌大怒，決定槍決孔志堅、楊京，並令張錫進陪斬。但未告訴張錫進，所以，當槍聲一響，孔、楊倒地時，張錫進被嚇的七魂出竅，待聞知他是陪斬，始知自己還活着。但事情尚未完，李彌限他三小時內收復失地。

張錫進把部隊集合分配任務後，跪地向部眾行了一個叩頭禮，站起來，一聲未響，拿了幾顆手榴彈，默然率部前進，他的部屬深受感動，血脈黃張，勇往直前，拚命衝殺，結果不到二個小時，竟把陣地收復。

九死一生逃出陷陣

青龍集戰鬪將了時，李彌的兵團部，及第八軍軍部均被敵人攻佔，他退到第九軍第三師師部，不久敵人又攻進這個師部的前門，他由後門退出，退到他最後的一個營陣地內。天黑之後，李彌決定利用夜暗突圍。他悄悄的獨自行動，換穿士兵服裝，並在亂軍中檢到一個染滿血污的舊急救包，包住頭部，混入傷兵羣中，先到徐州，換穿便服，立即北走濟南。這就是他智慧超人之處。當時，一般人都向南跑，他却反而北走，出敵意表。他獨自一人行動，不會受牽累而露出破綻。李彌到濟南未停留，即轉來濰縣，剛下火車向一推車賣小米稀飯的老人買稀飯吃，老人小聲說：「我認識你是誰。」李彌聞言，真的嚇的心都要跳出來。老人繼續說：「請放心，我不會講，你慢慢吃。」老人也未收他飯錢。這是他駐濰縣時軍紀好的善報。

李彌進入濰縣城，找到可資信賴的熟人，給他安排一輛獨輪車。他頭戴瓜皮型氈帽，身著短襖、褲，腳穿上布鞋，腰裏束一條繩子，裝扮成十足的土老兒模樣，翹着屁股，推着獨輪車，格格吱吱逃離魔窟，東下青島。到達國軍防區，他表明身份。第十一綏靖區司令官劉安祺派車把他接入市區。在半個月的時間裏，頭染血污急救包，腳穿土布鞋，裝扮伏役，隱姓埋名，忍辱受苦，不敢見熟人的李彌，一到青島，又是二條龍，簡直是淺水困龍歸大海，任意翻騰。

退守緬北聲震國際

李彌未在青島停留，即飛往上海，不久又到

南京，被任為第六編練司令。盧漢叛變，他又兼任雲南省政府主席。後來在滇緬邊區，以舊部八百多人為基幹，成立反共救國軍，攪動得世界聞名，亦使美國在聯合國為中華民國抱枱脚。聽由滇緬邊區回來的人講，他真想在緬甸支持一個少數民族建立政權，並順便將鄰近的幾個小國也扶持、扶持。如不是受外力干涉，他在那裏真可以搞出一個大局面。

李彌的幹部，經徐蚌及以後第八軍在雲南再次覆沒兩役後，已損失殆盡，他在滇緬邊區的高級幹部，多是王耀武的班底。濟南戰役時，王耀武最基本的部隊為二十五、七十七、二一一、二一三、二一四四個旅。這四個旅的旅長為王敬箴、錢伯英、馬培基、胡景瑗。除馬培基在濟南陣亡外，其他三位均為李彌所羅致。而二一一旅旅長馬培基陣亡了，他的一位團長劉沛然則任李彌的特務團團長。這班人以錢伯英為中心，錢為湖北人，畢業於軍校第八期及陸軍大學，曾任王耀武的第三處處長、副參謀長、代理參謀長，濟南戰役時，任七十七旅旅長。錢伯英在滇緬邊區，曾任李彌的參謀長及軍長等職。來臺後很不得意，筆者最後見到他，是在監察院對面馬路邊，他悶悶不樂，真有「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」的樣子，前些時在報紙上看到他去世的訃聞。

有人說：李彌擅長打濫仗。此說似欠正確。難道他不擅打不濫的仗，應該是他智慧够用，所作所為，無不恰到好处。濫與不濫的仗均擅長於戰鬥，即使受大局影響，全軍覆沒了，他溜也溜得俐落。

夫人更是有膽有識

第八軍是日本投降前，完成全部美械裝備的少數部隊之一，再加李彌智勇雙全，統馭有方，故戰力強大，本可與邱清泉、胡璉等部一樣，縱橫中原，建立汗馬功勞。無奈受共謀劉斐操縱，嚴重犯了「以上對四圍」之錯失（七十三軍空

運濟南，也犯了這種過錯）。初期在濰縣保護鐵路，面對土共，繼又調至煙臺、龍口望海。致在戡亂戰爭關鍵階段，除被動守住臨朐，重創陳毅部外，無機會發揮戰力，作更多的貢獻。到大局已不可為時，始調到主戰場——徐州。但獨木已難支大廈，結果，與邱清泉、孫元良兩兵團，被圍於蕭縣、永城地區，讓共軍來個一鍋端。惟此

役之敗，李彌毫無責任。李彌後由滇緬邊區來臺，限於環境，無機展佈所長，於民國六十二年二月七日病逝臺北。李彌夫人龍慧慧女士亦有膽識，盧漢叛變李彌被扣時，她身入虎穴，往返交涉，傳達信息，最後還身為人質，換釋李彌，一年後才遠離昆明，到達滇緬邊區。李彌的部屬對她很敬重，稱她龍先生而不似一般稱李夫人。

一代奇人張大千

·王成聖·

張大千飽受中華文化薰陶，具備開拓萬古的

中一枝璀璨的奇葩。

胸襟，廣納眾流的氣度與節操凜然的行誼。一生追求至愛、至善、至美，不愧是凝聚文化精髓的一代奇人。徐悲鴻推許張大千為「五百年來第一人」，葉遐庵也說他是「趙子昂之後第一人」，紐約世界美術協會公舉他為「當代第一大畫家」，王世杰評論張大千的藝術造詣路程則為「漸修而得道的，而非頓悟而入道的」。凡此都是單從藝事成就上加以肯定，如欲更進一步瞭解這位一代奇人的真面目、真精神、真氣韻，尤須自更廣泛而深入的角度有所體會，名作家戚宜君先生的「張大千外傳」恰合其份，兼見精闢獨到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圓滿的答案。大凡執筆為文，首先必須有豐富的素材，其次更要靠作者深湛的學養，然後才能寫出動人的篇章，緊扣讀者的心弦，成為感人的作品。「張大千外傳」完全符合了上述的條件，對這個多姿多采，迥異常人的書中主角，旁徵博引，夾敘夾議，鞭辟入裏，意趣橫生，使讀者如聞其聲，如見其人，的確是傳記文學

正確說來，張大千應該是一位天才詩人，傑出的畫家，貪婪的饕餮客，更是一位真正的大名士，古怪的奇人。他的詩文灑筆生香，清越而富韻緻；他的繪畫橫塗豎抹，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；他酷嗜美食，嗜盡了人世間的珍饈美饌；他無拘無束，飄然於天地之間；他經常是寅吃卯糧，身無分文，但却揮金如土，從不吝惜；他實在是一個最富有的窮人，更是一個最窮困的富豪。承繼了古典文學的飄逸氣韻，加上張大千自己的穎悟與創意，使得他在吟哦之間，佳句迭出，意趣深遠。而其文章更如高山流水，清新而感人。特別是遍歷名山大川，揣摩古今中外名畫家的優點與長處，兼容並蓄，推出陳新，使他的藝術成就順理成章的達到了，巔峯地位。非常奇怪的是：一般人等到衣食豐足之後，反而無福消受；而張大千却是一個愛吃而且能吃的人。他一生口福不斷，連古今帝王都不得不得不甘拜下風。這個人有

其堅定不移的做人態度，基本上絕不逾越中國傳統之禮教範疇，但是日常的生活舉止則我行我素，不為世俗的細微末節所約束；一頂東坡軟帽，一襲寬鬆錦袍，一枝普通竹杖，配上美髯拂胸，飄然來去，說他是山林高僧亦可，說他是芸芸眾生中的王侯也行。在日常酬酢中，他在名卿鴻儒之間，固然光芒逼人；而則身於販夫走卒裏面，亦能笑逐顏開，得其所哉。他有廟堂人士的風範氣度，更具江湖奇士的放蕩情懷。「富可敵國，貧無立錐」，「滿架皆寶，一身是債」，都是張大千經濟狀況的最佳寫照。他的人生哲學是「隨時當自己明天就死，能享受便及時行樂，千金散盡還復來，即使家無隔宿之糧，照樣出手闊綽。」常喜書寫這樣一副對聯贈人——「佳士姓名常掛口，平生饑寒不關心」。他享盡了榮華富貴，也時常遭遇忍饑挨餓的窘迫，但他却絲毫不繫於心。戚宜君先生認為張大千的才情、聲華、成就與風格是多方面的，幾乎囊括了中國五千年來許多著名文人的綜合形象與風範，因此他不僅是一個時代的標竿，更是一個現代的古人，而且也是承傳中華文化與精神的典範。在「張大千外傳」於「中外雜誌」上連載期間，讀者佳評如潮，值效單行本出版前夕，因而樂為之序。